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八

列傳三十六

裴炎

從子 伯先從新書增

劉禕之

父子 劉禕從新書增

魏元同

子恬

李昭德

父乾祐

裴炎

字子隆

絳州聞喜人也少補宏文生每遇休假諸生

多出遊炎獨不廢業歲餘有司將薦舉辭以學未篤而

止在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擢明經第尋

爲濮州司倉參軍

歷御史起居舍人 寢遷黃門侍郎

累歷兵部侍郎

調露

二年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永淳元年高宗幸東

都畱太子哲守京師命炎與劉仁軌薛元超爲輔明年

高宗不豫炎從太子赴東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篤命

太子監國炎奉詔與黃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

一並於東宮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卽位未

聽政宰臣奏議天后降令於門下施行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

長孫无忌以司空房元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徒政事堂於

中書省中書中宗旣立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又欲與乳母

子五品炎固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

與元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則天定策廢

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等

勒兵入內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報

曰汝欲將天下與韋元貞何得無罪乃廢中宗爲廬陵

王立豫王且爲帝炎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

新書永清縣男

太

后臨朝天授初又降豫王爲皇嗣時太后姪武承嗣請

立武后七廟及追王父祖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

后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禰以示

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

存歿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

鑒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時韓王元嘉魯王靈

夔等皆皇屬之近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屢勸太后因事

誅之貴絕宗室之望劉禕之韋仁約並懷畏憚唯唯無

言炎獨固爭以爲不可承嗣深憾之

賜爵河東縣侯文明元年

官名改易炎爲內史

豫王雖爲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

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

秋徐敬業構逆太后召炎議事炎奏曰

皇帝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猾豎有詞若太后返政則此

賊不討而解矣御史崔察聞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

二十餘載受遺顧託大權在已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

歸政乃命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鞠之鳳閣侍

郎胡元範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

所知臣明其不反

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

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

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

理之文武之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納光宅元  
年十月斬炎於都亭驛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勸炎遜  
辭於使者炎歎曰宰相下獄焉有更全之理竟無折節  
及籍沒其家乃無簷石之蓄胡元範申州義陽人坐救  
炎流死瓊州新書  
嶺州程務挺伏法納言劉齊賢貶吉州長  
史吏部侍郎郭待舉貶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先  
是開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裴行儉獻定襄  
所獲俘囚除曲赦外斬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  
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  
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勗逼逐於營

又磧北回紇南向偏之窘急而降乃殺之行儉嘆曰渾  
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行儉因此  
稱疾不出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妬能害功構成陰禍  
其敗也宜哉濬宗踐祚下制曰飾終追遠斯乃舊章表  
德旌賢有光恒策故中書令裴炎含宏稟粹履信居貞  
望重國華才稱人秀唯幾成務績宣於代工偶居無猜  
義深於奉上文明之際王室多虞保乂朕躬實著誠節  
而危疑起釁倉卒罹災歲月屢遷邱封莫樹永言先正  
感悼良多宜追賁於九原俾增榮於萬古可贈益州大  
都督

贈太尉  
諡曰忠

炎長子彥先後爲太子舍人從子柚先後

爲工部尙書

仙先未冠推蔭爲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

謀反法當誅尙何道仙對曰陛下唐家婦身荷先帝

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

辟奈何遽王諸武斥宗室炎爲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

內憤怨臣愚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

傑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灑

州歲餘逃歸爲吏跡捕流北庭無復名檢專居賄五年

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有黃金駿馬牛羊以財自

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庭屬京師多其客詞候朝廷事聞

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秦授爲武后謀曰讖言代武者

劉劉無強姓殆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畔

亂社稷憂也后謂然夜拜秦授考功員外郎分走使者

賜墨詔慰安流人實命殺之仙先與格鬪爲所執金幣

賓客奔突厥行未遠都護遣兵追之與格鬪爲所遣使

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人已誅畏天下姍誚更遣使

者安撫十道以好言自解釋曰前使使慰安有罪而不

曉朕意擅誅殺殘忍不道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

縱還由是仙先得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仙先太子

詹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督坐累且誅宰相張說右之

裴炎



免官久乃擢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進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東京留縣公卒官下

劉禕之

字希美

常州晉陵人也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參

軍父子翼

字小

善吟諷有學行隋大業初歷祕書監河

東柳願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常面折之友人李伯藥嘗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貞觀元年詔追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其終養江南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恒以米帛賚之因上表旌其門閭改所居爲孝慈里母卒服竟徵拜吳王府功曹再遷著作郎宏文館直學士預修晉書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

弔贈給靈輿還鄉有集二十卷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爲劉孟高郭尋與利貞等同直昭文館上元中遷左史宏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兄懿之時爲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儀鳳二年轉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豫王府司馬尋加中大夫禕之有姊在宮中爲內職天后令省榮國夫人之疾禕之潛伺見之坐是配流嶺州歷數載天后表請

高宗召還拜中書舍人轉相王府司馬復遷檢校中書侍郎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禕之居家孝友甚爲士族所稱每得俸祿散於親屬高宗以此重之則天臨朝甚見親委及豫王立禕之參預其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男時軍國多事所有詔敕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禕之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時有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陳訴內史騫味道謂曰此乃皇太后處分也禕之謂先敏曰緣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

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已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以  
禕之推善於君引過在已加授太中大夫賜物百段細  
馬一匹因謂侍臣曰夫爲臣之體在揚君之德君德發  
揚豈非臣下之美事且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  
義均一體未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者  
味道不存忠赤已從屏退禕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納  
言王德真對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  
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終歿有制褒崇爲臣之  
道豈過斯行傳名萬代可不善歟儀鳳中吐蕃爲邊患  
高宗謂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我比務在安輯未

卽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場日駭圖之則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時劉景先郭正一皇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禕之時爲中書舍人對曰臣觀自古明王聖主皆患夷狄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憑陵未足爲恥願戢萬乘之威且寬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後禕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旣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

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鞠其事  
本立宣敕示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則  
天大怒以爲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初禕  
之旣下獄睿宗爲之抗疏申理禕之親友咸以爲必見  
原宥竊賀之禕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  
已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禍也禕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  
及臨終旣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  
將絕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禕之乃自操數紙援筆立  
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麟臺郎郭翰翰嘗爲御史  
巡察隴右多

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  
館以筆紙置於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

君美於朝母久留卽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隣憲官改麟臺

云

太子文學周思鈞其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

翰爲巫州司法思鈞爲播州司倉睿宗卽位以禱之官府舊寮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

魏元同

字和初

定州鼓城人也

祖士廓仕齊爲輕車將軍

舉進士

擢長安令

累轉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

既廢不自

護藉乃馳逐爲生事

上元初赦還工部尙書劉審禮薦元同有時

務之才拜岐州長史累遷至吏部侍郎

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

受進止平章事

元同以旣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乃上疏曰

臣聞製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爲國者必求賢以莅官匠

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  
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  
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  
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  
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  
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  
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  
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  
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



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  
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  
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自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  
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識如今  
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  
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  
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  
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  
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旣多紊  
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昧於

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糅彼莠絲情故旣行何所不至賊  
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疎而  
不筆看勢要而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  
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  
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  
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  
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  
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  
以饑饉旣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而非  
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唯日

不暇給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  
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雜流歲以  
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  
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  
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  
殷已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覩其諸侯之臣不  
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  
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  
媚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  
耳尙以僚屬委之則三公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

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芄芄之械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尙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尙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尙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

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况於當今乎又夫從政莅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八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鬢之年已腰銀艾或童卯之歲已襲朱紫宏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

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  
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  
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  
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糧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乏賢  
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  
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荆也  
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才理亦當耳選人幸多尤宜簡  
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  
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  
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

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臯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  
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  
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  
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  
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况以神皇  
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盡  
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願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  
事臣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時採芻言畧依周漢之規  
以分吏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宏  
道初轉文昌左丞兼地官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

臨朝遷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二年加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

新書永淳元年封

元同素

與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爲耐久朋而與酷吏周

興不協

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元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元

同日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興以爲沮已銜之

永昌初爲周興所構云元同言

太后老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乃賜死於家監刑御

史房濟謂元同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見當自陳訴元同

歎曰人殺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爲告人事乎乃就刑年

七十三子恬

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御史主簿

開元中爲潁王傅

李昭德京兆長安人也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



時有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士遵之於下與天下其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軌竟免乾祐尋遷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太宗遣使就墓弔之仍旌表其門後歷長安令治書御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協竟爲遂良所構永徽初繼爲邢魏等州刺史乾祐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旣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爲友人所發坐流愛州乾封中

起爲桂州都督

新書滄州刺史

歷拜司刑太常伯舉京兆功曹

參軍崔擢爲尙書郎事旣不果私以告擢後擢有犯乃

告乾祐泄禁中語以贖罪乾祐復坐免官尋卒昭德卽

乾祐之孽子也強幹有父風少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

郎

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

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

員時選昭德與婁師德侯知一爲之

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

是歲

又遷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檢校內史

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爲行軍

長史不見虜還

長壽中神都改作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又

城外郭皆昭德創其制度時人以爲能初都城洛水天

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

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於安衆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洛水衝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爲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時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姪又是親王不宜更在機權以惑衆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相篡奪况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便寶位寧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嘗返譖昭德則天曰自我任昭德每獲高臥是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轉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

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則  
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  
便杖殺慶之餘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  
在方策豈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  
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  
孫爲萬代計况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  
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  
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  
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  
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

石豈能

疑

盡反耶左右皆笑是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枉

燒刑法誣陷忠良人皆懾懼昭德每廷奏其狀由是俊臣黨與少自摧屈來俊臣又嘗棄故妻而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尋奏寢之侯思止後竟爲昭德所繩榜殺之旣而昭德專權用事頗爲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軍邱愔上疏言其罪狀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歸於下宰臣持政常以勢盛爲殃魏冉誅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

諸侯以強國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  
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  
卽覺悟魏冉果以專權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其子孫陛  
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總權收柄司契握圖天授已前  
萬機獨斷發命皆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僚具職而已自  
長壽已來厭怠細政委任昭德使掌機權然其幹濟小  
才不堪軍國大用直以性好凌轍氣負剛強盲聾下人  
芻狗同列刻薄慶賞矯枉憲章國家所賴者微所妨者  
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聲威翕赫日已熾盛臣近於南  
臺見敕目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便不

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  
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旨將行方始別生駁異揚露專  
擅顯示於人歸美引德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  
入謁出辭望塵慴氣一切奏讞與奪事宜皆承旨意附  
會上言今有秩之吏多爲昭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  
心是我手臂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  
近者新陷來張兩族兼挫侯王二仇鋒銳更不可當方  
寸良難窺測書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獎  
寵龐萌可以託孤卒爲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  
竟肆姦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尙憂失

授况兼天下之重而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  
威橫絕朝野愛憎與奪旁若無人陛下恩遇至深蔽過  
甚厚臣聞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涓涓不絕必成江河履  
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臣又聞輕議近  
臣犯顏深諫明君聖主亦有不容臣熟知今日言之於  
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陛下深覽  
臣言爲萬姓自愛時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碩論數千言  
備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宏敏遽奏其論則天  
乃惡昭德謂納言姚璿曰昭德身爲內史備荷殊榮誠  
如所言實負於國延載初左遷欽州南賓尉數日又命



免死配流尋又召拜監察御史時太僕少卿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乃誣構昭德有逆謀因被下獄與來俊臣同日而誅是日大雨土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強直自達立朝正色不吐剛以茹柔當軸勵詞必抗情以歷詆墉隍府寺樹績良多變更規模歿而不朽道淪福善業虧嫉惡名級不追風流將昧式旌壤樹光被幽明可贈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輔時屬艱難歷覽前蹤非無忠節

但見遲而慮淺又遭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晏駕  
尚新武氏革命未見災也唯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  
不見太后之苞藏是其遲也及乎承嗣請封祖禰三思  
勸殺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嘗濟事是孤遺託豈痛伏  
誅時論則然遲淺須信况聞覩構逆則示其閒暇俾殺  
降則彰彼猜嫌小數有餘大度何足又其驗也禕之名  
父之子諒知其才著述頗精履歷無媿師範王府秉執  
相權威有能名固愜羣議何乃失言於大隱取金於萬  
榮潛見內人私通嬖妾使濁迹玷其清譽淫行汙於貞  
名若言俗困濫刑公行誣告卽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

盡戮之寃賜死於家猶爲多幸臨終不撓抑又徒勞元  
同富於詞學公任權衡嘗爲典選之時備疏擇才之理  
但以高宗棄代之後則天居位之間革命是懷附已爲  
愛苟一言之不順則赤族以難逃是以唐之名臣難忘  
中興之計周之酷吏嘗謀並進之譏元同欲復皇儲固  
難逃免死而無過人殺何妨昭德強幹爲臣機巧莅事  
凡所制置動有規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權將立爲皇太  
子尋更所任復寢其謀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則天之旨  
又觀其誅侯思止法王慶之挫來俊臣致朋黨漸衰諛  
佞稍退又則天謂承嗣曰我任昭德每獲高臥代我勞

苦非汝所能及也此則強幹機巧之驗焉公忠之道亦在其中矣不然則何以致是哉若是昭德用謙御下以柔守剛不恃專權嘗能寡過則復皇嗣而非晚保臣節而必終蓋由道乏宏持器難苞貯純剛是失卷智不全所以邱愔抗陳鄧注深論瓦解而固難收拾風摧而豈易扶持自取誅夷人誰怨懟

贊曰政無刑法時屬艱危裴炎之智慮淺見遲禱之履行貨色自欺昭德強猛何由不虧死無令譽孰謂非宜元同不幸顛殞亦隨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九

列傳三十九

韋思謙

子承慶

嗣立

嗣立子恒

濟

陸元方

子象先

景倩從新書增

景融

景融

元孫希聲從新書增

元方從叔餘慶

蘇瓌

子頊

誥

誥子震從新書增

瓌從父勗

韋思謙鄭州陽武人也本名仁約字思謙以音類則天

父諱故稱字焉其先自京兆南徙家於襄陽八歲喪母

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

舊制多未叙進吏部尙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

此一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擢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

嘗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誠曠職  
耳時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奏劾其  
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爲  
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  
爲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  
終不能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  
沛王府長史引思謙爲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  
之物屈公爲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耳

改侍御史高宗賢  
之每召與語雖甚

倦徒倚軒檻猶數刻罷  
疑獄劇事多與參裁

累遷右司郎中承淳初歷尙書

左丞御史大夫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

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  
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  
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聰致仁禕非常之罪卽臣亦  
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辭辨縱橫音旨明暢高宗深  
納之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  
鵬鴞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  
固當獨立也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  
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  
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帝崩思謙扶疾入臨涕泗  
冰須俯伏號絕詔給扶持  
則天臨朝轉宗正卿會官名改易改爲司屬卿光宅元



年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爲右肅政大夫大夫舊  
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爲辭思謙曰國家  
班列自有差等奈何以姑息爲事耶垂拱初賜爵博昌  
縣男遷鳳閣鸞臺三品二年代蘇良嗣爲納言

辭疾不許詔肩

輿以朝聽子孫侍

三年上表告老請致仕許之仍加太中大夫

永昌元年九月卒於家贈幽州都督二子承慶嗣立

承慶字延休少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弱冠舉進士補雍  
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

王爲太子

緊遷太子司議郎儀鳳四年五月詔皇太子賢監

國時太子頗近聲色與戶奴等款狎承慶上書諫曰臣

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睿之資岳峙泉淳金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監撫欲使照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寮仰重耀之暉萬姓聞洵雷之響夫君無民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頃年已來頻有木旱菽粟不能豐稔黎庶自致煎窮今夏亢陽米價騰踊貧窶之室無以自資朝夕遑遑唯憂餒饑下人之瘼實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天皇所以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器東宮爲天下之所尊得天

下之所利者豈唯上元之幽贊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亂則帝王不能獨理故古之明君飽而知人飢温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爲憂不以四海爲樂今關隴之外兇寇憑凌西土編氓凋喪將盡干戈日用烽柝薦興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遑於稼穡殿下爲臣爲子乃國乃家爲臣在於竭忠爲子期於盡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兢懷况當養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內造作不常玩好所營或有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旣喧聽覽

且黷宮闈兼之僕隸小人緣此得親左右亦既奉承顏色能不恃託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倘使微累德音於後悔之何及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此皆無益之事固不可耽而悅之臣又聞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是知高危不可不慎滿溢不可不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敬慎之謂也在於凡庶能守而行之猶可以高振聲華坐致榮祿况殿下居少陽之位有天挺之資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爲盡善盡美之道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

聲色以抑其情靜默無爲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  
言居處服玩必循節儉畋獵遊娛不爲縱逞正人端士  
必引而親之便僻側媚必斥而遠之使惠聲溢於遠近  
仁風翔於內外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爲上嗣之  
稱首奉聖人之鴻業者矣又嘗爲論善箴以獻太子太  
子善之賜物甚厚承慶又以人之用心多擾濁浮躁罕  
詣冲和之境乃著靈臺賦以廣其志辭多不載調露初  
東宮廢出爲烏程令風化大行長壽中累遷鳳閣舍人  
兼掌天官選事承慶屬文迅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  
未嘗起草尋坐忤大臣旨出爲沂州刺史

明堂災上疏  
諫以文明垂

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  
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艘若亟毀而敗則是用朽木  
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  
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况庸庸者  
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機界小人哉書聞不報未幾詔復舊職依前掌天官選  
事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諭德後歷豫虢等州刺史頗  
著聲績制書褒美長安初入爲司僕少卿轉天官侍郎  
兼修國史承慶自天授已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  
海內稱之尋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仍依舊  
兼修國史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嶺  
表時易之等旣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  
書衆議以爲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爲之承慶神色不

撓援筆而成辭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歲餘起授辰州  
刺史未之任入爲祕書員外少監兼修國史尋以修則  
天實錄之功賜爵扶陽縣子賚物五百段又制撰則天  
皇后紀聖文中宗稱善特加銀青光祿大夫俄授黃門  
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未拜而卒中宗傷悼久之乃召  
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令赴葬事仍拜黃門侍郎令繼兄  
位其見用如此贈祕書監

禮部  
尚書

諡曰溫子長裕膳部員

外郎

嗣立

字延  
構

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

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

恩貸議者比晉人王祥王覽少舉進士累補雙流令政  
有殊績爲蜀中之最三遷萊蕪令會承慶自鳳閣舍人  
以疾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  
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効職如卿父言今授卿  
鳳閣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卽日遷鳳閣舍人時學  
校頽廢刑法濫酷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古先哲王立學  
官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  
記曰化人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  
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  
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  
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  
永淳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  
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常流  
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  
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  
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凶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  
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  
執不撓之懷殉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  
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淪濫隨班少經術之

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  
海內黔首騷然不安州縣官僚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  
理俗致康寧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  
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卽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  
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尙儒師  
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  
宏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  
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  
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  
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

口亡逃過半租調旣減國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於茲  
故知務學之源豈唯潤身進德而已將以誨人利國可  
不務之哉臣聞堯舜之日晝其衣冠文景之時幾致刑  
措歷茲千載以爲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  
化自軒昊已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  
由主司姦兇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  
未能顯其本源明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尙  
使四海多銜寃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  
大綱請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  
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奸大猾

伺隙乘間內苞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迹陰圖潛結共  
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  
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  
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辨占皆合縱臯陶爲理于公定  
刑則謂汗宮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  
死及覽詞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  
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  
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讐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  
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  
識通材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

自明或受誅夷或遭竄殛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  
弄法徒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回聖察昭然詳究周興  
邱勣之類宏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  
野慶泰若再睹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  
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菹醢之  
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  
各爲良輔國之棟榦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  
由枉陷與甄明耳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此流則向時  
之寃者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尙或降災而濫者蓋多  
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

倘陛下宏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知此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旣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尋遷秋官侍郎三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中則天嘗與諸宰臣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官尙書唐休璟等奏曰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倉府殷

盈戶口尙有逋逃官人未免貪濁使陛下臨朝軫歎屢以爲言夙夜慙惶不知啟處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務在憂國濟人庶當有所補益則天曰卿等處鸞臺鳳閣誰爲此行嗣立率先對曰臣以庸愚謬膺獎擢內掌機密非臣所堪承乏外臺庶當盡節倘垂採錄臣願此行於是嗣立帶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無幾嗣立兄承

慶入知政事嗣立轉成均祭酒兼檢校魏州刺史又徙  
洛州刺史尋坐承慶左授饒州長史歲餘徵爲太僕少  
卿兼掌吏部選事神龍二年爲相州刺史及承慶卒代  
爲黃門侍郎轉太府卿加修文館學士景龍三年轉兵  
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宗崇飾寺觀又濫食封  
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  
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  
高貲多丁家無復如平民有所損免爲封戶者亟於軍  
興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徵封一切附租庸輸送  
不納國用虛竭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  
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  
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



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所不能免當此時不至於困弊者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倘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崇瓌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尙用三五萬餘畧計多用資財動至千萬已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旣非急時多怨咨故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誠哉此言非虛談也且元音祕妙歸於空寂苟非修心定慧諸法皆涉有爲至

如土木雕刻等功唯是殫竭人力但學相誇壯麗豈關  
降伏身心且凡所興功皆須掘鑿蟄蟲在土種類實多  
每日殺傷動盈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聖人慈悲爲  
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理皎在目前世俗衆僧未通  
其旨不慮府庫空竭不思聖人憂勞謂廣樹福田卽是  
增修法教倘水旱爲災人至饑餒夷狄作梗兵無資糧  
陛下雖有龍象如雲伽藍概日豈能裨萬分之一救元  
元之苦哉於道法旣有乖在生人極爲損陛下豈可不  
深思之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畧問戶部云用  
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卽是一百二十萬已上臣頃在

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已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倘有蟲霜旱澇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才止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侈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騁威凌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擾或輸物多索裏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嘆遠近共知

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豐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擾人冀蘇息臣又聞設官分職量事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官人在安人官人則哲安人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也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

則亂理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用人有異此道  
多未甚試劾卽頓至遷擢夫趨競者人之常情僥倖者  
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  
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汙上下敗亂之憂  
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  
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  
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  
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用無才則有才之路塞  
賢人君子所以遁迹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  
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

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治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又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將此理人何以率化今歲非豐稔戶口流亡國用空虛租調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下明制具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者充自今已往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已上清望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萬姓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唯

陛下詳擇疏奏不納嗣立與韋庶人宗屬疎遠中宗特  
令編入屬籍由是顧賞尤重嘗於驪山鸚鵡谷構營別業

中宗親往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匹因

封嗣立爲逍遙公名其所居爲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栝藤

盤數十物韋氏敗幾爲亂兵所害寧王憲以嗣立是從母之

夫救護免之睿宗踐祚拜中書令旬日出爲許州刺史

以定冊尊立睿宗之功賜實封一百戶開元初入爲國

子祭酒太子賓客先是中宗遺制睿宗輔政宗楚客韋温等

改削藁草嗣立時知政事不能正之至是爲憲司所劾

左遷岳州別駕久之遷陳州刺史時河南道巡察使工

部尙書劉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狀詔命未下開元

七年卒

年十六

贈兵部尙書諡曰孝中書門下又奏嗣立

衣冠之內夙表才名兄弟之間特稱和睦承恩歷事位

列宰臣中年以不能正身頗近凶戚爲憲司糾劾因茲

出貶若循其始終

缺一字

是吉人宜棄其瑕以從衆望請

贈物一百段從之嗣立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

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爲天官

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爲黃

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

來莫與爲比嗣立三子孚恒濟皆知名孚累遷至左司



員外郎恒開元初爲碭山令爲政寬惠人吏愛之會車  
駕東巡縣當供帳時山東州縣皆懼不辦務於鞭扑恒  
獨不杖罰而事皆濟理遠近稱焉御史中丞宇文融卽  
恒之姑子也嘗密薦恒有經濟之才請以已之官秩回  
授乃擢拜殿中侍御史歷度支左司等員外太常少卿  
給事中二十九年爲隴右道河西黜陟使恒至河西時  
節度使蓋嘉運恃託中貴公爲非法兼僞叙功勞恒抗  
表請劾之人代其懼因出爲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時人  
甚傷惜之

濟早以辭翰聞開元初調補郵城令時有人密奏元宗

曰今歲吏部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全不簡擇及縣令謝  
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獨濟策  
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爲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  
四五十人放歸習讀侍郎盧從愿李朝隱貶爲刺史濟  
至醴泉以簡易爲政人用稱之三遷爲庫部員外郎二  
十四年爲尙書戶部侍郎累歲轉太原尹製先德詩四  
章述祖父之行辭致高雅天寶七載又爲河南尹遷尙  
書左丞三代爲省轄衣冠榮之濟從容雅度所莅人推  
善政後出爲馮翊太守

子奧夏令亦  
以能政聞

陸元方

字希仲

蘇州吳縣人世爲著姓曾祖琛陳給事中

黃門侍郎伯父柬之以工書知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元  
方舉明經又應八科舉累轉監察御史則天革命使元  
方安輯嶺外將涉海時風濤甚壯舟人莫敢舉帆元方  
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遠命之濟旣而風濤果息使  
還稱旨除殿中侍御史卽以其月擢拜鳳閣舍人仍判  
侍郎事俄爲來俊臣所陷則天手敕特赦之長壽二年  
再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延載初又加鳳閣  
侍郎證聖初內史李昭德得罪以元方附會昭德貶綏  
州刺史尋復爲春官侍郎又轉天官侍郎兼司  
衛卿尙書左  
丞尋拜鸞臺侍郎平章事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  
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

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繼黨又薦其女崔元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大事卽奏

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責授太子右庶子罷知政事尋轉文昌左丞病卒元方在官清謹再爲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

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

又有書一匣

嘗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敕書其愼密如此贈越州都督開元十八年又贈揚州大都督子象先

象先本名景初

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

少有器量應制

舉拜揚州參軍秩滿調選時吉頊爲吏部侍郎擢授洛陽尉元方時亦爲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爲官擇人至

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

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遷左臺監察御史轉殿中歷授

中書侍郎景雲元年冬

案紀在二年十月當從本紀

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固讓象先主不許之湜因亦請辭主遽

言於睿宗乃並拜焉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

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

太平公主時既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岑羲及湜等咸

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

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

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

怒更與寶懷貞等謀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

象先坐爲主所進將同誅元宗遠召免之以保護功封充國公賜

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寶封二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窮討至忠等枝黨連

累稍衆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

知之者

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

有投名自驗者事平元宗得首謝曰起君之難忠也陛下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

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其年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

者集敢述死帝寤善之

史仍爲劔南道按察使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司馬韋抱  
真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墮  
無所懼也象先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  
人益已恐非仁恕之道竟不從抱真之言歷遷河中尹  
六年廢河中府依舊爲蒲州象先爲刺史仍爲河東道  
按察使嘗有小吏犯罪但戒語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  
合當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  
須行杖卽當自汝爲始錄事慚懼而退象先嘗謂人曰  
天下本自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但當靜之於  
源則亦何憂不簡前後爲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懷之

按察使停入爲太子詹事歷工部新書尚書十年冬知

吏部選事又加刑部尚書以繼母憂免官十三年起復

同州刺史新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尋遷太子少保二十四年卒年

七十二贈尚書左新書丞相諡曰文貞

象先弟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

景倩曰歷監察御史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

真清歷大理正滎陽郡太守河南尹兵吏部侍郎

新鄭令政有風績 左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襄陽郡太守陳留郡太守

並兼採訪使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

人多景獻歷殿中侍御史屯田員外郎景裔河南令庫



部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嘗與象先昆弟相善嘗

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其爲

當時所稱如此景融四世孫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爲

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爲右拾遺時儉府秉權歲數歉

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

仙芝反枝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

名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

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兵犯京

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

元方從叔餘慶陳右軍將軍珣孫也已冠名未顯兄元表

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戶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間

誦書三年以博學稱

盧藏用趙貞固杜審言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新書作懷

一 等交遊畢構郭襲微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強辨過

時號方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強辨過

之

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封嵩山以辦  
具勞擢監察御史聖厯初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

邊

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蕃

酋率衆內附遷殿中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則天嘗引

入草詔餘慶惶惑至晚竟不能措一辭責授左司郎中

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後進必悉

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爲河南河北  
宣撫使薦富春孫遜京兆韋述吳興

蔣列河南達奚珣後皆爲知名士累除大理卿散騎  
常侍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尋卒

諡曰莊子璪字仲采  
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任京畿改新鄉令人爲

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瀾池令累遷兵部郎中兼  
曠騎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摧勒姦豪人不敢犯

爲中書令蕭嵩所器嵩罷他宰相俾陰廉嵩短璪曰與  
人交過且不可言况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爲太原少

尹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穿  
璪至徹之而象先四代孫文宗大和四年釋褐除參

虎不爲暴

軍文學

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尚書右僕射威曾孫也祖

夔隋鴻臚卿父勗

案瓌從父兄幹父名勗瓌父不應作勗新書本傳不書宰相世系表名直

疑當從新書表

貞觀中台州刺史瓌弱冠本州舉進士

補恒州參軍居

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弟

累授豫王府錄事參軍長史王德

真司馬劉禕之皆器重之

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

請瓌瓌叱使者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

長安中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

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前長史張潛于辨機皆致之數

萬唯瓌挺身而去

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

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  
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卽流入  
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環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  
注天下同日闈正盡一月止使棍姦匿歲一括實檢制  
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環以爲  
廉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併寺

著僧

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

以明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命刪定律令格

神龍初入爲尙書右

式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是歲再遷戶部尙書奏計帳所

管戶時有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尋加侍中

封淮陽縣子充西京留守時祕書員外監鄭普思謀爲

妖逆雍岐二州妖黨大發環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

妻第五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

特敕慰諭瓌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

赦中宗至京瓌又面陳其狀

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曰瓌爲大

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

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

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乃配流普思於儋

州其黨並誅瓌遷吏部尚書進封淮陽縣侯

新書無淮陽兩封

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

公是歲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庶人旨建議請

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深非其議嘗於御前

面折欽明帝雖悟竟從欽明所奏公卿大臣初拜官者

例許獻食名爲燒尾瓌拜僕射無所獻後因侍宴將作

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環  
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  
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  
所以不敢燒尾是歲六月與唐休璟並加監修國史四  
年中宗崩祕不發喪韋庶人召諸宰相韋安石韋巨源  
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  
昭及瓌等十人入禁中會議初遺制遣韋庶人輔少主  
知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  
溫曰今須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  
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瓌獨

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溫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是月韋氏敗相王卽帝位下詔曰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

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匡贊無忌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况藩邸僚屬念殷惟舊無德不報抑惟令典可尙書左僕射餘如故景雲元年以老疾轉

太子少傅是歲十一月薨

年七

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諡

曰文貞

皇太子別次發哀

瓌臨終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

儀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焉

瓌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當世病利甚

多韋溫始爲汴州司倉參軍以賊受杖及用事憚瓌正卒不敢傷

以賊

開元二年下詔曰疇

庸賞善百王攸先追遠飾終千載同德故尙書左丞相

太子少傅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許國文貞公瓌履正體

道外方內直悉心奉上卑身率禮協贊帷幄三朝有鹽

梅之任變諧台衮九命爲社稷之臣先朝晏駕繫起官

掖國擅稱制之姦人懷綴旒之懼凶威孔熾宗祀幾傾

顧命遺恩太皇輔政逆臣刊削韋氏臨朝遂能首發昌

言侃然正色列諸視聽暴於朝野松檟已遠風烈猶存

緬懷誠節良深耿嘆可賜實封一百戶

長子頴固辭乃擢中子又左補

六年詔與徐國公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十七年加



贈司徒

瓌子頴

字廷頴

少有俊才一覽千言弱冠舉進士授烏程

尉

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曹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

累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頴按覆來俊臣等舊獄

頴皆申明其枉由此雪寃者甚衆神龍中累遷給事中

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頴父同中書門下

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以爲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頴

手

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頴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燃手

腕脫矣

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俄

遷太常少卿

仍知制誥

景雲中瓌薨詔頴起復爲工部侍郎

加銀青光祿大夫頰抗表固辭辭理懇切詔許其終制  
服闋就職襲父爵許國公元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  
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元宗曰

蘇頌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  
食自頌始也頌入謝元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闕卽望

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爲卿歎息中

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

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  
討之頌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

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  
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

犬羊蚤蚩語勝負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  
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救境將謀夫

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  
隴彫弊積年若干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  
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恥奔勝不  
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  
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烝烝之思何以自安  
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  
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  
邪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  
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  
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  
阪泉功成則修身閒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  
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社金革爲  
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千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  
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勞聖  
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穢衣未嘗殺略邊人共罪易  
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  
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  
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  
而約嚴遠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會長虜亡無日  
矣願少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

是帝止不行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頴對掌文誥他日上謂

頴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

不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要

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元誥惟頴叙事外自爲文章云

宗欲於靖陵建碑頴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且事不

師古動皆不法若靖陵獨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造

元宗從其言而止新書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

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

裁斷頴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頴爲

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

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

割吏事至公無私卽頰過其父也八年除禮部尙書罷

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按察節度劍南諸州

頰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頰尙簡靜重興力役卽募戍

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人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

前司馬皇甫恂蜀使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頰

一切罷之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或謂頰曰公今

在遠豈得忤聖意頰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

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雋州蠻酋苴院私與吐蕃

連謀將爲內寇頰獲其間諜將士咸請出兵討之頰不

從乃作書并間諜以送苴院苴院慙悔竟不敢入寇十

三年從駕東封元宗合頌撰朝覲碑文俄又知吏部選  
事頌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

餘資十五年卒年五十八

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畧等故時號燕許大手

筆

初優贈之制未出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

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  
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  
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將來昔智悼子卒平公宴樂  
杜蕢一言方始感悟春秋載其盛烈禮經以爲美談今  
古舊事昭然可觀臣伏見故禮部尙書蘇頌累葉輔弼  
代傳忠清頌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參謀猷出總藩

牧誠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  
思帷蓋之舊念股肱之親修先朝之盛典鑒晉平之遠  
迹爲之輟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  
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臣官忝記事君  
舉必書敢申舊典上黷宸扆希降恩貸俯垂詳擇卽日  
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兩日贈尙書右丞相諡曰文憲  
及葬日元宗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頰喪出愴然曰蘇頰  
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中路還宮頰弟詵冰父

詵

字延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  
汾陰尉遷祕書詳正學士

歷授右司郎中給事中

徐州刺史先是拜給事中時頰爲中書侍郎上表讓詵

所授元宗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乎頌曰晉祚箕是也

元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

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出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

部侍郎冰為虞部郎中又為職方郎中牛十餘歲強學有

成人風頌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御史長安令安祿山

陷京師震與尹崔光遠殺閔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

與師靈武震晝夜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

部侍郎廣平王為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為糧料使二京

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

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為絳州刺史進戶部侍

郎判度支為秦陵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

書

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為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

字慎

武德中為秦王府文學館學



士貞觀中尙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魏王泰府司馬勗旣博學有美名甚爲泰所重因勸泰請開文學館引才名之士撰括地志後歷吏部郎太子左庶子卒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參軍徐王好畋獵幹每諫止之垂拱中歷遷魏州刺史時河北饑饉舊吏苛酷百姓多有逃散幹乃督察姦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皆來復業稱爲良牧召拜右羽林將軍尋遷冬官尙書酷吏來俊臣素忌嫉之遂誣奏幹在魏州與瑯琊王沖私書往復因繫獄鞫訊幹發憤而卒環四代孫翔文宗大和四年釋褐文學參軍

史臣曰韋思謙始以州縣奮於煙霄持綱不避於權豪  
報國能忘於妻子自強不息剛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  
輔皇甫公義可謂知人矣且福善餘慶不謂無徵二子  
構堂俱列相輔文皆經濟政盡明能加以承慶方危染  
翰而曾非恐悚嗣立見用襲封而罔墜逍遙無忝父風  
寧慙祖德諡溫諡孝何愧易名陸元方博學大度再踐  
鈞衡當則天時非有忠貞應無黜責綏州之任抑又何  
慙觀其濟海無私狂風自止臨終焚藁溫樹始彰故知  
正可以動神明德可以延家代象先益高人品尤著相  
才全濟有名孤立無禍景倩景融景獻景裔等咸居清

列得非有後於魯乎蘇瓌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又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當中宗棄代韋氏奪權預謀者十有九人咸生異議瓌志存大節獨發讜言其後善惡顯彰黜陟明著聖人之言驗於斯矣頰唯公是相以儉承家李嶠許之湧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回善始令終先後無愧

贊曰善人君子懷忠秉正盡富文章咸推諫諍豈媿明廷無慙重柄子子孫孫演承餘慶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

列傳四十

狄仁傑

族曾孫兼謨

王方慶

父宏直子駿  
備搏皆從新書增

孫備

九世孫搏

姚璿

弟班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州長史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闔立本爲河南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

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

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

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

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

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仁傑孝友絕人

在并州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

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

乃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

廉不協因謂曰吾等豈獨無媿耶由是相待如初

每曰狄公

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仁傑儀鳳中爲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

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

中郎將范懷義

坐誤

斫昭陵柏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卽誅之仁傑又  
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  
須殺之左右矚仁傑令出仁傑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  
自古以爲難臣愚以爲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  
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帝時有盜高  
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魏文將徙冀人辛毘引  
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  
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毘於地下陛  
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  
卽令賜死法旣無常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

變法請從今日爲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爲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居數日授仁傑侍御史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元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堦之左右爲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

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誠本

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

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

尋加朝散大夫累遷度支郎中高宗將幸汾陽宮以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元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灾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歎曰真大丈夫也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



者盈路翰既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  
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爲  
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  
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轉文昌  
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  
六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哀其  
誑誤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  
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咸  
非本心伏望哀其誑誤特敕原之配流豐州豫囚次於  
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

碑下齋三日而後行豫囚至流所復相與立碑頌狄君之德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辭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繩墜四面成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冤聲騰沸上徹於天如得尙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入

爲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轉地官侍郎判尚書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  
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  
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並爲善友臣請不  
知則天深加歎異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  
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  
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  
徒况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胄子數  
千凡幾詔邪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未幾爲來俊臣誣構下獄時一問  
卽承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承反仁傑  
嘆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  
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必得減死

德壽意欲求少階級，憑尙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何？」牽之，德壽曰：「尙書爲春官，時執柔任其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旣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寃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變。則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謂曰：「承反，何也？」對曰：「向若不承反。」

已死於鞭笞矣何爲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

代署也故得免死貶彭澤令

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

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

武承嗣屢奏請誅之則天曰朕好

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萬歲通天年契

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

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旣至悉

放歸農畝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

之必不關百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

碑以紀恩惠俄轉幽州都督

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神

功元年入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

祿大夫兼納言仁傑以百姓西戍疎勒等四鎮極爲凋  
弊乃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  
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  
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  
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  
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  
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掠吏人後  
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  
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  
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

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寶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

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  
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  
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旣久怨  
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  
此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  
不是卹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  
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  
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  
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  
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



捐之之謀而罷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  
田豈不欲慕尙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  
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  
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  
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  
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禦寇  
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  
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  
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綏撫  
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

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  
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念但  
當敕邊兵謹守備蓄歛以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此  
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遠  
備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  
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  
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  
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爲君長停江南  
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  
不行識者是之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

麻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爲河北道元帥以便  
宜從事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萬餘人從五迴道而去仁  
傑總兵十萬追之不及便制仁傑河北道安撫大使時  
河朔人庶多爲突厥逼脅賊退後懼誅又多逃匿仁傑  
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爲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  
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授僞官或爲招慰或兼外賊或  
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  
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  
至逃亡別屋賣田人不爲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  
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心媿修築池城繕

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  
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  
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  
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  
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  
起毒害生人京室邱墟化爲禾黍此由恩不普治失在  
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嘆息今以負罪之伍必  
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  
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以  
此爲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

細分人主恢宏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天人神道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無侵擾制從之軍還授內史聖曆二年則天幸三陽宮王公百僚咸經侍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並契丹李盡忠之別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爲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効節又奏請授

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楷固等凱旋則天召仁傑預宴因舉觴親勸歸賞於仁傑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象教兼行觀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尙捨而况其餘今之枷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續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聖遂有賤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

辭筆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  
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註  
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闐闐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  
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  
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  
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  
又劫人財臣每思維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  
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  
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  
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

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  
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旣廣不可露居  
覆以百層尙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  
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思維兼採衆議  
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  
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  
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旣失田時自然棄本  
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  
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則天  
乃罷其役是歲九月病卒

年七十一

則天爲之舉哀廢朝三



日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仁傑嘗以舉賢爲意其所引  
拔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初則  
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  
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  
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  
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  
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  
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  
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  
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

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後竟召爲相柬之果能  
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仁傑嘗爲魏州刺史人吏  
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景暉爲魏州司功參軍頗貪暴  
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

至元和中田宏正鎮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絕

長子

光嗣聖厯初爲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尙書郎一人

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莅事稱職則天喜而言

曰祁奚內舉果得其人

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爲太府少卿固讓睿宗嘉其誠許

之開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坐賊

貶歙州別駕卒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  
復讜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

母恩情爲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爲儲貳

張易之

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唯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  
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  
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  
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  
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  
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  
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  
天下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  
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  
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  
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  
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

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爲言

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

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

安審是非則天以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  
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  
太守李邕撰爲梁公別傳備載其辭中宗返正追贈司  
空睿宗追封梁國公仁傑族曾孫兼謨

新書贊曰武后承唐中衰操生殺柄劫制天下而懷  
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  
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  
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

兼謨

字汝諧

登進士第祖郊父邁仕官皆微兼謨元和末

解褐襄陽推官試校書郎言行剛正使府知名

令孤楚執政

憲宗召爲左拾遺累上書言事歷尚書郎長慶大和中

歷鄭州刺史

歷斬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

以治行稱

入爲給事中開成初度支左藏庫妄破漬污縑帛等贓  
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封還赦書文宗召而諭  
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典吏亦宜在宥然事  
或不可卿勿以封敕爲艱遷御史中丞謝日文宗顧謂  
之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  
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忌顧望爲心職業由茲不舉  
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爲常常之心哉兼謨謝曰  
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彈奏會江西觀察使吳士矩  
違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兼謨奏曰觀察使守  
陛下土地宣陛下詔條臨戎賞軍州有定數而士矩與

奪由已盈縮自專不唯貽弊一方必致諸軍援例請下  
法司正行朝典士矩坐貶蔡州別駕兼謨尋轉兵部侍  
郎明年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使會昌中  
累歷方鎮武宗子峴封益王命兼謨爲傅俄領天平節  
度使辭疾以祕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

卒

王方慶

名繼以字顯

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

曾孫也其先自瑯琊南度居於丹陽爲江左冠族褒北  
徙入關始家咸陽焉祖稟隋衛尉丞伯父宏讓有美名  
貞觀中爲中書舍人父宏直爲漢王元昌友畋獵無度  
乃上書切諫其略曰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

之業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克之効行無河間樂善之譽  
爵高五等邑富千室當思答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  
祚其爲計者在乎修德冠履詩禮收獵史傳覽古人成  
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迹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  
何列騎齊驅交橫壘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  
憂逞一情之樂從禽不息實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  
漸見疏斥轉荆王友龍朔中卒方慶年十六起家越王  
府參軍嘗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爲太子  
舍人方慶隨之卒業承淳中累遷太僕少卿則天臨朝  
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

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  
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又管內諸州首領舊多貪縱  
百姓有詣府稱寃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鞫問  
方慶乃集止府僚絕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之由是  
境內清肅當時議者以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  
慶之右有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旣美  
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  
彰善政也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祿大  
夫封石泉縣男萬歲登封元年轉并州長史封瑯琊縣  
男未行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



郎依舊知政事神功元年七月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  
攸宜破契丹凱還欲以是月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  
爲將軍入城例有軍樂既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請備  
而不奏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  
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於時持疑不定下太  
常禮官荀訥議稱禮祇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卽有  
忌時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  
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則天從之則天嘗幸萬安山  
玉泉寺以山徑危懸欲御腰輿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  
帝嘗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祿勳張猛奏曰乘船危就

橋安元帝乃從橋卽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路曲狹  
上瞻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人父  
母奈何踐此畏塗伏望停輿駐蹕則天納其言而止是  
歲改封石泉子時有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  
司禮博士辟間仁謂奏議其畧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  
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其  
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臣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  
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  
若以爲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有明堂卽合告朔則周  
秦有明堂而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參求旣無其

禮不可習非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方慶又奏議其畧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唯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摭前儒因

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

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

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

明證在臣誠實有疑則天又令春官廣集眾儒取方慶

仁謂所奏議以定得失時成均博士吳揚善禮儀志作吳揚吾

太學博士郭山憚等奏按周禮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

之禮秦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望依方慶議有制從之

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

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

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見在今又進臣十一代

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鸞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叙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爲榮方慶又舉令杖期喪大功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旣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更禁斷從之方慶漸以老疾乞從閑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及中宗立爲東宮方慶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聖曆二年壹日當是則天欲季冬講武有

司稽緩延入孟春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總名兵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尙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

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  
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  
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手制答曰比爲久屬太平多歷  
年載人皆廢戰並悉學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令教習卿  
以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舉金傷木則便害發生循覽  
所陳深合典禮若違此請乃月令虛行佇啟直言用依  
來表是歲正授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餘並如故俸料  
同職事三品兼侍皇太子讀書方慶又上言謹按史籍  
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  
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晉尙書僕射

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  
其不稱名應有憑准朝官尙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  
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啟迴避甚難孝敬皇  
帝爲太子時改宏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  
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卽成例足爲軌  
模伏望天恩因循舊式付司改換制從之長安二年五  
月卒贈兗州都督諡曰貞中宗卽位以官僚之舊追贈  
吏部尙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  
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故時人  
編次名曰禮雜答問聚書甚多不減祕閣至於圖畫亦



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亦散亡長子光輔開

元中官至潞州刺史少子峻工書知名尤善琴碁而性

多嚴整官至殿中侍御史孫備字靈龜明經調莫州參

府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驍然備至虜中脅說

禍福虜乃不入安祿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

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袞至備六世封石泉云備孫遂方

慶六世與別傳與曾孫搏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王鐸

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刺史久之以戶部侍郎判戶部

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爲威勝節度

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兼

領二浙故留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

昭宗建嫡后搏因請赦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僕射

遷司空封魯國公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

政一決宰相羣宦不平構藩鎮內脅天子搏曰人君務

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

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

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搏並位素忌搏明達有

謀卽劾搏爲中官外應會胤罷宰相疑搏擠斥乃厚結  
朱全忠薦已復輔政卽譖搏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  
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顯疏其尤光化三年罷爲工部  
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參軍事賜死藍田驛  
新書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  
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  
下愛子今尙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  
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  
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  
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爲不誣矣

姚壽字令璋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少孤撫弟妹以友  
愛稱博涉經史有才辨永徽中明經擢第累補太子宮  
門郎與司議郎孟利貞等奉令撰瑤山玉彩書書成遷  
祕書郎調露中累遷至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則天臨  
朝遷夏官侍郎坐從父弟敬節同徐敬業之亂貶桂州

都督府長史時則天雅好符瑞璿至嶺南訪諸山川草

樹其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爲上應國姓列奏其事則天

大悅召拜天官侍郎善於選補時人稱之長壽二年

兩書

皆在元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

當從紀

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璿以

爲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宜自宰相史官無從

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

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璿始

也是歲九月坐事轉司賓少卿罷知政事延載初擢拜

納言有司以璿從父弟犯法奏言不合更爲侍臣璿上

言昔王敦稱兵犯順王導仍典樞機嵇康戮於晉躬嵇  
紹忠於晉室竊惟前古尙不爲疑今奉聖恩豈由臣下  
必以體例有乖伏請甘從屏退則天曰此乃我意卿復  
何言但當盡忠無聽浮說時武三思率蕃夷酋長請造  
天樞於端門外刻字紀功以頌周德璿爲督作使證聖  
初璿加秋官尙書同平章事是歲明堂災則天欲責躬  
避正殿璿奏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  
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臣又見彌勒下生經云當  
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觀此無常之相便成  
正覺之因故知聖人之道隨緣示化方便之利博濟良

多可使由之義存於此况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

廟之地陛下若避正殿於禮未爲得也左拾遺劉承慶

廷奏云明堂宗祀之所今旣被焚陛下宜輟朝思過禱

又持前議以爭之前天乃依禱奏

更御端門大酺燕羣臣與相娛樂

先令

禱監造天樞

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斂天下農器并鑄

至是以功當賜爵一

等禱表請回贈父一官乃追贈其父豫州司戶參軍處

平爲博州刺史天后將封嵩岳命禱總知撰儀注并充

封禪副使及重造明堂又令禱充使督作以功加銀青

光祿大夫時有大石國使請獻獅子禱上疏諫曰獅子

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旣難得極爲勞

費陛下以百姓爲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總停  
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翺飛蠢動莫  
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  
理必不然乎疏奏遽停來使又九鼎初成制令黃金千  
兩蓬之璫進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  
爲浮命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  
方爲炫耀則天又從之尋屬契丹犯塞命梁王武三思  
爲榆關道安撫大使璫爲副使以備之及還坐事神功  
初左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自吏多貪暴璫屢有  
發擿姦無所容則天嘉之降璽書勞之曰夫嚴霜之下

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爲貴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宏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歲寒無改終始不渝乃眷蜀中毗俗殷雜久缺良守弊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厝足是用命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更不敢犯姦無所容前後糾擿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迹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瑯琊之化當以豫州爲法則天又嘗謂侍臣曰凡爲長官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僚吏者甚難至於姚璿可謂兼之矣時新都丞朱待辟坐臧至死逮

捕繫獄待辟素善沙門理中陰結諸不逞因待辟以殺  
璿爲名擬據巴蜀爲亂人密表告之者制令璿按其獄  
璿深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誅死者僅以千數則天又令  
洛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加詳覆亦無  
所發明逮繫獄數百人不勝酷毒遞相附會以就反狀  
因此籍沒者復五十餘家其餘稱知反配流者亦十八  
九道路寃之監察御史袁恕已劾奏其事則天初令璿  
與恕已對定又尋令罷推俄拜地官尚書歲餘轉冬官  
尚書仍西京留守長安中累表乞骸骨制聽致仕進爵  
爲伯遇官名復舊爲工部尚書神龍元年卒

年七十四遺令



薄葬贈越州都督諡曰成弟班

班少好學以勤苦自立舉明經累除定汴滄虢幽等五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轉秦州刺史以善政有聞璽書褒美賜絹百疋神龍元年累封宣城郡公五遷太子詹事仍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舉事不法班前後上書進諫今載四事其一曰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太子旣冠成人免於師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心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箴大夫進謀故習與智長  
化與心成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  
所以驗於今伏惟殿下睿德洪深天資聰敏近代成敗  
前古安危莫不懸鑒在心動合典禮臣以庸朽濫居輔  
弼虛備耳目叨預股肱輒薦塵露庶裨山海伏以內置  
作坊工巧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  
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輕重因爲詐僞有玷徽猷臣望  
並付所司以停宮內造作如或要須役造猶望宮外安  
置庶得工匠不於宮禁出入其二曰臣聞漢文帝身衣

弋綈足履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  
玉具劍環珮以過魏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  
太子曰主言五石魏之寶也經侯委劍珮而去太子使  
追還之謂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  
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籍務以簡素爲貴皇王政  
化皆以菲薄爲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浮奢臣愚  
猶望損之又損居簡以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其三  
曰臣聞銀榜銅樓宮闈嚴祕門閤來往皆有簿麻殿下  
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或恐姦僞之輩因此妄爲增減  
脫有文狀舛錯事理便卽差違且近日呂昇之便乃代

署宜敕伏賴殿下睿敏當卽覺其姦僞自餘臣下庸淺  
豈能深辨真虛望墨令及覆事行下並用內印印墨署  
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  
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  
於志必求諸道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  
明昭著聖敬日躋探幽洞微窮神索隱事之善惡毫釐  
靡差理有危疑錙銖無爽臣以庸謬叨侍春闈職居獻  
替豈敢緘默其四曰臣聞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  
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  
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

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冀講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擷句方資審諭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必盡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殿下養德儲闈以端靜爲務恭膺守器以學業爲先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旣習忠孝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經史爲先斯乃急務至於工巧造作僚吏直司實爲末事無足勞慮臣以庸淺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譴聖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留意經書簡畧細事一蒙採納萬死無辭乞降儲明俯矜狂舊疏奏太子雖稱善竟不悛革太子敗詔遣

索其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其切直時宮臣皆貶黜唯班擢拜右散騎常侍歲餘遷祕書監睿宗卽位累授戶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先天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拜戶部尚書班與兄壽數年間俱爲定州刺史戶部尚書時人榮之開元二年卒年七十四班嘗以其曾祖晉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爲已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

史臣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廬陵復位唐祚中興諍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許之太甚答曰當革命之時朋邪甚衆非推誠竭力致身忘家者孰

能與於此乎仁傑流死不避骨鯁有彰雖逢好殺無辜  
能使終畏大義竟存天下豈不然乎王方慶干城南海  
羽翼東宮臺閣樞機無不功濟所謂君子不器者也苟  
非文學斯焉取斯壽成都布政始卒不侔相國上章或  
否或中且焚明堂而避正殿固諍何多黜唐頌而立天  
樞一言非措矧乃妄求符瑞已失忠貞精擇楚茅難裨  
過咎不常其德罔畏承羞班規諫有才牧守多善儲幄  
之任可謂得人

贊曰犯顏忤旨返政扶危是人難事狄能有之終替武  
氏克復唐基功之莫大人無以師方慶之才周旋特立

壽也無常班能操執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